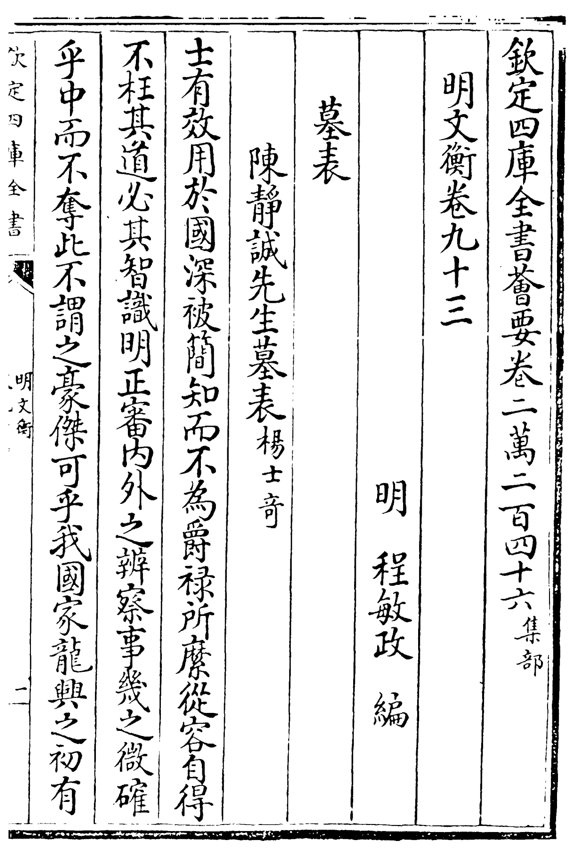
#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九十三

明 程敏政 編

墓表

陳靜誠先生墓表 楊士奇

士有效用於國深被簡知而不為爵禄所縻從容自得不枉其道必其智識明正審内外之辨察事幾之微確乎中而不奪此不謂之豪傑可乎我國家龍興之初有

若金陵陳中行先生者殆其人歟先生諱遇中行其字
天資純粹自少篤學博究經史元至正中授江東明
道書院山長温州路教授遠近從者紛集講下元綱不
振兵亂四作遂棄官歸隱閒居一室安潛守約名其室
曰靜誠鄉里遂以靜誠號之先生憫世亂益甚每夙興
焚香叩天願早生仁聖以活創殘我太祖高皇帝定鼎
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素知先生入言於上曰陳
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使效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

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曰侍帷幄贊幾務車駕幸其
第者三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上登大寶所承諮問
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攄誠多所獻替命為學士
翰林者再皆固辭嘗奉密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
奏稱旨賜白金又命為禮部侍郎又固辭間遘疾賜藥
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徵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
既瘥入謝上嘉奬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
辭自是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

間命廐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群臣以過被譴者卒為解釋上亮其誠未嘗為忤數諭之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静澹恬退始終一致前後所得賜問宸翰頗多眷待之厚亞於勲戚蓋春秋七十有二而卒卒於洪武甲子九月十九日訃聞遣中官賜祭加東園秘器及賻命塟鍾山長林之原右春坊大學士董倫為誌其葬陳之先家于曹宋龍圖閣待制義甫從高宗南渡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没

諡文忠始家建康至理宗朝武功大夫淮南諸路兵馬
都統制執中先生曾祖也祖文德元舉進士授溧陽州
判考辛之淮南鹽課提舉妣湯氏娶金華王氏繼維揚
周氏皆世族子男四長欽王出次敬次誠季恭及三女
皆周出欽誠俱蚤卒女皆有歸孫男六絧紀純緩紹綜
女四恭舉鄉貢進士累官今為通政司左通政有才名
于時朝廷以恭貴累贈先生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
右少卿周氏贈恭人於是恭奉事狀拜求表墓余聞先

生志尚清遠興韻蕭散味道之餘遊心繪事嘗寫高皇
帝御容妙絕當時然未嘗自名世亦無能得之者先生
有弟中復洪武中嘗隨入侍永樂初授翰林待詔余數
得晤語其為人端重清雅不苟言笑間出論議娓娓近
道亦妙繪事為文皇帝所重時中復子孟顒以善書從
余翰林簡靜脩潔絕口不道繪事余間與中復語及
之曰此兒頗有志操不屑意鄙事走也少年在先兄
側戲弄筆墨先兄叱曰吾豈他無一長汝乃習其下者

今雖老每思前言未嘗不內愧然無及矣嗟夫先生履素操潔識明義正革運之際躬荷知遇卒完所守以没雖一藝所耽昔人不免春苑池之屈先生浩然之存不為時屈非一世之豪哉逮其後來如中復父子猶嗣承無忝又可以觀先生之刑於家也惜其遭際對越之間必有裨國及民之實既不自言其當時者舊知先生者又物故已盡遂泯無傳故特書其大槩俾恭刻石墓道

沈學士墓表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諱德輝嘗為郡史平反寃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妣宋氏考諱易仕為諮議參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惇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者而甘貧樂義人號苦節先生妣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即公諱度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敦實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涉萬里處患難其中裕然時同謫者多名人率與公交達官重帥爭

欲迎致公館下岷王具禮幣聘之既至屢進直言居無幾辭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於家塾為弟子師旦暮躬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太宗皇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令禮部尚書江陵楊公為編脩以公名上擢翰林典籍方時制勑填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上獨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為

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于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密無間賞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鏤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子兄弟並榮於朝古今以書遭遇承寵遇莫或加公書蓋公一藝耳為文章尚興致平澹雅則不為浮靡事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遂陞侍講學

士奉直大夫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予誥歸焚黄賜鈔給驛傳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致仕歸不聽公事親孝與弟槩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為人貞靜不茍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為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赫朝士希進者日奔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閒或邀公輒以禮辭士論高之閒暇閉户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

號自樂先生襟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載籍法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襍列花卉奇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翛然所作詩文有滇南藳隨筆錄西清餘暇自樂藳藏于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疾猶作和王行僉厝事小洞天詞明日捐館宣德甲寅十月廿二日也訃聞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壟元配顧贈宜人繼陳子二芹先十五年卒藻中書舍人陞大理右寺副孫男二潮秀敏

好學先十年卒次源女三長歸俞珙餘在室曾孫男一
士奇與公同入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其沒也
蓋哭之慟於是粲及藻求余表墓余忍以衰朽而忘情
老友哉敬為之表

興化知府李公墓表

李氏之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地于越後之台
之寧海家焉見黄文獻公集中霽峰先生墓誌霽峰先
生當宋末元興之際以髙文邃學重於時文獻葢其考

試浙省時門生云霽峰於興化為高祖曾祖諱栗祖諱
炳考諱塾明書詩春秋洪武初分教華亭縣學因家焉
後為鄜州同知卒於官歸葬華亭娶華亭沈氏興化
其子也諱鋼字至剛號敬齋以字行少穎敏不羣嘗從
學楊廉夫為詩文有清思洪武戊辰舉明經奉命侍懿
文太子初授祠部試郎中既實授坐累謫戍邊無幾召
還為虞部郎中尋陞河南布政司右參議會河決汴
隄居民危懼公建議假王府積木作筏濟之人賴全活

甚衆調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公來朝大臣有言其才且洪武舊人遂以爲通政司右通政方脩洪武實録公與焉旦暮在上左右道説洪武中事甚親密是冬陞禮部尚書時禮部之務叢脞公長於剸繁條理井然益見寵遇實録成有白金文幣金織衣之賜永樂二年春冊立皇太子命公以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東宮開經筵公與右春坊大學士解縉最先進講及脩永樂大典四方文儒皆集仍以公董之無幾爲

侍郎宋禮所間見疏歲餘降儀制郎中然遇劇務必以屬公解縉素厚公旣遭讒出又以公言其怨望後召下獄而并下公仁廟嗣位念公舊宫臣復以爲通政數月又念其老不任朝參改知興化府時朝廷方需仁澤於天下公仰祇德意勞心撫綏郡民德之甫再歲歿於官宣德丁未七月四日也享年七十娶孫克配君子子男二長瀛次源永樂甲辰進士疏通明敏自驗封主事陞員外郎方嚮用於時嘗得推恩追賜父誥命及贈母恭

人女四長嫁盛衍次嫁太常少卿鄭雍言次嫁王瑄次嫁考功主事宋琰雍言琰皆進士發身孫男八女三曽孫男一嗚呼公歷事四聖凡四十年入典邦禮輔儲君出佐藩翰守名郡顯榮光大矣雖間歷夷嶮然回睎同儕輩覆敗消亡何可勝計雖或存什一於千百而求如公之歸然享高壽都重爵從容考終何其少哉况又有後嗣之卓然奮起而繼承之謂非所存之良所施之厚有以致之乎余與公同朝久源既請少保楊公銘公

之墓又請余表於是乎言

禮部儀制郎中史君墓表

宣德二年春交阯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事且勑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慶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阯賊于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

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奉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强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鬬衆亂聚被執冦大

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志等皆守節死交阯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䘏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帥隔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此世之所共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葢多而安與鏞之事

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發身最相得安字志静元宰相鎮陽王天澤之後今家江西豐城為人謹重廉正雖職務塡委好學不倦而疏達勤敏六卿爭欲為其屬尤見知於仁廟屢垂嘉奬死時年四十二鏞字叔振錢唐人重厚清介所履端確未嘗一比匪人而勤於學問三十年來余所識錢唐士人仕京師其所言所行表裏一由於正者其惟叔振然知之者寡矣死年三十四志静之子取其父衣冠葬之請余為表余數聞其死

時事為表之曰禮部郎中史君以忠死葬於此其曽祖憲中元河南行省都事其祖文質洪武初富州吏目其父伯允贈禮部郎中其母甘氏封太宜人配熊氏封宜人其子男四人而附見主事陳君者史君之同寮友生同志而死同節者也

陳雅言先生墓表 鄒緝

永豐陳雅言先生通經博古之儒也其德行道義足以為師乎後進其著書立言足以垂示乎久遠啓迪乎將

來蓋所謂篤學力行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年六十有八以洪武十八年乙丑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卒後三十年其孫中書舍人彞訓始以先生行狀既請翰林學士胡公光大為追銘其墓而翰林侍講鄒緝復為之表曰先生自㓜讀書聰敏善記為其祖山長君所愛長受詩於翠微傳志行受書於東江徐復與其兄至言善言兄弟五人竝習舉子業然累試有司不得意即舍去曰此蓋有命也遂大肆力於古學閉戶不出窮研六經史傳

百家之書久之脫然有所得其文辭由是大進若雲蒸霧滃不可御禦過鄉先達皆器重之值元季盜起先生避亂潛遁山谷中作閔己寒松二賦潛夫擬以見志大明肇興削平諸寇盜永豐縣治新復首起先生典教縣學先生乃請建學舍收召子弟俾就學且經理租賦以為其養由是人才復興郡守鐵公其莫公已知相繼至皆以學行薦先生時年五十餘慨然欲就徵以母病不果行先生事母孝侍湯藥不違寒暑母年九十四而終哀毀幾

喪明服闋乃愈嘗草便宜十五事欲詣京師上之又以疾作而止自是遂不起矣先生長身玉立鬚髯過腹而襟度灑然不為崖岸慨慷尚義急人之困如恐不及嘗有負學田租三年不償者官徵之急將售其女以償滞泣不忍舍先生聞為代輸而還其女有從内弟之子貧不能自資先生收而教之卒以有成立既又葬里之不能葬者凡九喪平居以禮讓教人多見化服其為學篤實純正有以得夫聖賢之要領故其著述多所發明教

門人登第者甚衆後進士多取則焉所著有四書一覽大學管窺中庸類編書經卓躍令行于世嘗擬崔駰達旨二千餘言及天對六篇記序碑銘讃誄賦頌凡若干卷藏于家先生之考元興元路學正諱立本祖陽豐書院山長諱可權曽祖宋信州司户參軍諱應沐自參軍以上二世皆舉進士有官閥先生之配曰鄧氏慈孝恭儉甚有婦德先生卒之明年正月十日亦以疾終遂以其月十九日與先生合葬于縣之龍雲鄉長源坑之原子

二人子威子儀女四人長適曾濟次適曾仲禮郫縣學訓導次適曾用臧今為蜀王府教授即狀先生之行者次適張宗璉孫男五人彞訓今為中書舍人次資訓大訓其訓是訓曾孫男幾人惟先生之學充碩宏富深於道德性命之要微言奥旨探索精至為文章豐衍有法其為人明粹剛直言必有則而卓然有用世之志惜其不得以大見於時而其善之所及僅止于一鄉然其有以施於人傳諸天下後世而不遂泯没則其所得固已多矣

乃列世次行實刻之墓隧以昭示于將來之君子

長史金君用誠墓表　楊榮

衛府左長史三衢金君以正統巳未夏五月二十日卒於官子紞懼其才行聲實之懿久或湮泯無以昭示後人謁予文表諸墓辭不獲為之叙曰君諱實字用誠浙之三衢開化人曽祖振之祖伯圖父德厚三世俱不仕母蘇氏君自幼穎悟書過目成誦始從叔祖户科給事中王衔學即知屏去浮靡專意經傳暨游邑庠甚為

典教者稱賞且以遠大期之歲壬午太宗皇帝入正大
統詣闕獻書以君德民政為之綱躬行仁義虛已納諫
明察善斷審於用人恭儉節用為君德之目厚風化尚
廉耻省刑罰薄賦稅愛民力為民政之目太宗嘉納其
言復親策之對稱上旨命入翰林與修太祖皇帝實録
書成賜以金幣永樂紀元擢翰林典籍修永樂大典未
幾特選為東宮講官時仁宗皇帝在儲位恩眷累加丁
亥以外艱去服除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日侍經筵講說

詳明致有良佐之褒辛卯丁母憂哀毁成疾甫十年始
起任職仁宗登極妙簡宮僚之賢者輔導諸王乃授衛
府左長史階奉議大夫誥贈其考如厥官妣為宜人是
歲復召入西掖纂述先王格言以備顧問宣德丙午歸
謁先塋恩賜優厚拜奠既畢日召鄉黨宗戚相與燕
樂以榮上賜既還益以輔導為己任上深敬禮之令上
皇帝嗣大寶郊祀謁陵悉以命王左右之力居多戊午
冬王薨哀感成疾己未春為禮部會試同考官事竣上

疏乞骸骨命下而卒享年六十有九君天性至孝少遊學宫以不得奉旦夕歡朔望歸謁必奉觴上壽以悦親心父没奉母宜人娛養備至友愛季弟老而弗衰處鄉黨以誠信善則揚之過則從容規之子弟好學者激勵而誘進之至於周貧恤難不吝所有故人林文節卒于京親為殯斂歸其遺骸太學生江表死無所托君既為治喪事閱其篋得白金數十兩封識以歸其家其以義從事類如此居家敦行節儉而甚孝友賔客過從輒命

酒為歡談論竟日亹亹忘倦閲經史日有程限或有事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少廢故經史子書以及陰陽星歷醫卜老釋諸書悉能探其賾而究其非嘗曰人不能無非覺而改之斯善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嘗以君子稱之因以覺非名齋賦詩以自警有靜存動察兢兢自持之語為文章舂容暢達理與氣俱詩則和平沖淡無雕琢之病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配汪氏封宜人子男三人長曰纕次即紞已酉鄉貢

士季曰紘女二人曰綺適方潛曰纓奴庶出也孫男十二人徒義養蒙俊童近思克己弘訓象賢鵬搏熙載允濟汝霖某孫女二人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其墓在某鄉某山之原嗚呼君之學行自足以昭當時傳後世豈待表而見哉然孝子之心自有所不能已者也故為之述其槩俾勒石于墓上

故國子司業吳君墓表

君子寓形天地間德足以師表于士類學有以兼通乎

古今脩諸已者有餘□見于用者或有未盡故其既没而哀傷追慕猶不能已于人者若予亡友國子司業吴君是也君諱溥字德潤别號古崖先世家臨川之種湖曽大父景南號南牕博學工文草廬吴文正公嘗序其南牕吟藳大父某號楚江隠德弗耀父思清贅崇仁章氏後遂為崇仁人君生元至正癸卯四月四日少游於鄉先生前渭南令鄧伯恭門伯恭見而竒之謂思清曰是子器宇不凡異日必能大公之門弱冠舉孝廉不就

洪武丙寅邑大夫知其才賢乃舉邑庠弟子員從前進士李原成治春秋文藻甚為原成稱賞家雖貧窘而志學不厭祁寒盛暑亦不少廢同輩有忌之而肆譏侮者恒不與校而所志益堅歲庚午領江西鄉薦以疾弗果會試尋丁外艱哀毁骨立幾至不起服闋假館學舍教授以自給衆亦易視之獨永豐羅博士師程時分教邑庠折節與交乙亥上京師以試期不及遂入為太學生嘗奉詔宣諭武臣使雲南卻其元戎文綺之贈又以

閲士伍使福建一無毫髮之私人皆稱其㢘介其所至遇古跡名勝輒賦詠紀之累至數百篇比還太學時太常丞張顯宗攝祭酒事嚴毅方正於諸生中罕與可獨以君為賢而為延譽於公卿大夫間歳庚辰試禮部第一廷對賜進士出身擢翰林編脩永樂初與脩太祖高皇帝實録書成大沐恩賚陞脩撰既又纂脩永樂大典充副總裁戊子用祭酒胡公若思薦陞國子司業居官以禮自持以師道自任以勤率諸生每五鼓升堂講授

終日危坐無怠容諸生皆敬畏而心服焉仁宗皇帝在
東宫監國南京春遇殊厚洪熙紀元首膺勑命進階承
德郎贈及考妣宣德丙午通政使陳璉奉命掌國子監
事九月三日設宴公堂君從容言笑如平時酒闌忽得
風疾舁歸私第以是疾卒享年六十有四臨終無一語
及身後事但屬治喪不用浮屠所著述有古崖稿若干
卷配鄭氏封安人子男四人與弼與疇與年與性女二
人長適應天府學教授孫曰讓次適豐城徐士英孫男

三女七諸子奉匶歸葬崇仁邑治北二十里之左橋既
塟十有三年與性以明經領薦至京泣而告曰先君子
務學篤行以古人自期而官止司業弗究所施年未及
古稀不肖無似又不克致位通顯以光振先德惟先生
於先君子同年登第又同日擢官翰林知之悉者莫先
生若也表諸墓道傳示永久亦莫若先生宜也不肖敢
以請嗚呼君之孝友篤行出自天性清脩苦節至老弗
替其為詩文詞暢理明足追古作者第以不媚當道官

太學幾二十年而不獲敘遷卒之日身無以為殮家無以為喪子孫無以為衣食資而縉紳之流持乎公論者莫不為之悼歎也然君之志雖不獲大伸於當時而能使天下之人信君之德操者無間於貴賤傳誦君之文章者無間於遐邇視彼之得志一時而泯没於身後者豈不相去遠矣哉況君之子若孫有志問學期乎顯榮昌大以慰君於地下者又有可冀歟姑立表以俟云

明文衡卷九十三

明文衡卷九十四

明 程敏政 編

墓表

靜菴徐先生墓表 黄淮

先生諱垕字宗實以字行姓徐氏其先東海郯人宋南渡後有諱千一者為黄巖令其子榮祖遂占籍為黄巖人先生之曾祖也祖諱巳兀以子貴贈承事郎行樞密

院斷事官經歷父諱存翁仕元為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母車氏贈宜人先生兄弟三人而先生居長天資穎悟勤敏好學仲弟宗茂學博才捷昆弟自相師友人稱為二難幾冠聞永嘉彭公庭堅承嶽國文公正傳講學鄉校先生躡屩負笈從之游深有所領悟遂贅居永嘉以便力學年漸富而學益充負才尚氣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公之為人恒誦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語拊几昌言曰必如是而后可以言仕

矣居無何元運告終弗克以展其素緼於是韜光養晦
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淮童丱時受業於先生之門先
生剛毅嚴正約教條為學規若官府號令賞罰勤怠悉
當其情諸生咸知振勵洪武壬戌先生應聘共論治道
時淮年纔十六亦叨選入邑庠充弟子員有司以禮敦
遣先生赴闕數被顧問敷奏剴切灼中時宜太祖高皇
帝深喜得人敕銓曹任司風紀先生以草茅愚賤辭除
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重忤上旨謫輸役淮陰驛郡

邑校官聞先生至爭出迎除館延致為賔師多所造就會朝廷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覲在選中慮其失教為擇師而難其人爰命起公比授館教法嚴明如在鄉塾時覲受教惟謹既冠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於堂中北牖下南面而置師席於西階上東面先生憮然曰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輒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為說書既而明日復然先生乃為書貽之責以三事大義

及富貴驕人之説觀泣下媿謝執弟子禮愈恭略綺紈之習尚儒雅之風太祖深喜之召見奬諭再三由是德譽日益彰著洪武末薦登仕版初任藴州府通判用薦陞兵部右侍郎兩持使節罷而復起轉尚寶司丞其判藴州也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饑民當春暴水嚙隄為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治水之役採訪使以為妨農且勞民沮之先生上言他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莫甚焉况今規令有田之家量多寡募貧

人出力而饑者得所資正所謂以佚道使民曷為勞民哉屬邑有節婦王氏郡乘載其事元末旌表未及行先生請旌之禮部以前朝事不允先生上言封比干墓非前朝事乎至今以為盛典朝議謂其知大體皆從之其入為侍郎也首陳十事指切時要凡會廷臣決疑議先生是是非非有所見歷言之不狥私不黨同一揆於義以故多有矛盾者其出而奉使也在兩淮多所建明政舉而民安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

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

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先生上言曰随

事處中始為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

於筮嫁之初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刻目截耳亦無

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

韙其言下郡邑旌之比使兩浙以嫉惡太過被劾怡然

去職其為尚寶也年漸老而力漸衰伏遇太宗文皇帝

入繼大統優待老臣遂上疏乞骸骨許之歸家杜門謝

客課子孫閲耕稼逍遥林泉之下冀盡餘齡以遂考終而已越二載臬司鞫囚獄詞牽連逮至京得疾卒於旅邸垂絶侃然之氣不少貶是爲正月二十二日也距生之年元至正甲申享壽六十有二冢子鏞扶櫬歸葬於岱石山之原配潘氏繼室林氏俱永嘉士族子男三鏞銑鏐皆側室出也女一適同里金春水南徵士道源之孫也先生平昔交游皆四方知名士或同事於試院或邂逅於旅寓或談笑歡洽於尊俎間慷慨豁達肝膽相

照酬歌激烈分韻賦詩竟日忘倦訃音遠聞傷之者至號慟頓足歎息士林之寥落也嗚呼剛直嚴正人之美德也先生以之立大節陳大義致位通顯收令譽於當時其亦不幸由之以貽嫉召釁終至於垂老客死於外其得其失何相去之遼絶耶葢其得也由乎已道之所有也其失也係乎人莫之致而致也莫之致而致又何尤焉淮也侍鉛槧之日淺違善誘之日深弗克咨扣以卒所業然而師生之分沒齒而不忘爰摭行業之顯著

者表諸墓道以慰遐思且以昭示後人俾有所觀感云

先妣吳孺人墓版文　陳繼

先妣孺人姓吳氏諱靜貞家為廬江名門世以易經為家學主試外藩科選者累世官貴金紫前後幾十人居同爨食外內幾百人孝弟雍睦若漢萬石君家家埒素封產田連絡數州頃集四千餘賑窮之䘏鰥寡給贍流亡義聲為當時稱最元貞間詔旌表之大父棊蘄黃二州教授世父元舉交州同知再遷禮部侍郎父元正早

辛丑進學國初監察御史母張氏孺人生法從家耳目濡染皆洽軌範孝友仁恕若出天性也好經史探閱達奥義雅善琴能賦詩尤精巧文繡㓜而及笄庖廚之所未嘗有其跡侍婢數十人未嘗見慢嬉惰容歲大疫家死者過半乃從姑蘇止松陵故家名門交致行媒請為婚其姑之夫之父潘純子素曰衆莫如陳氏故相國之後風儀著聲子秀拔而賢也遂歸我先君我先君早孤立已憲度受於祖妣碩人碩人宋相江文忠公之孫執

禮嚴容事為必求整時誦我祖考懋於學則道明安於欲則心晦之言孺人聞之三復致深意其事碩人無毫髮不悅其志碩人稱之曰吾婦真名門女也有姑三人將歸孺人相先君治其事鉅細咸集不使動碩人心禮行送之及門曰教有名言毋忽是從先君少負重名四方賢俊求納交者過之座無虛席日為酒張筵飲之孺人執其勞怡怡如也先君勇為義窮急困悴者歸之倒囊不足志孺人出裝資副之歲不知其幾也先君志行

高潔其期待已必欲倫於古之魁偉之人仕為經歷濟南無一不義之物奉口體及卒惟有所閱之書二萬餘卷篋笥無所實也遺孤繼才生十月三女長者歲九碩人年老孺人在少艾姻族嗟無為謀孺人曰吾命衰薄喪夫蹇迍集已然觀古傳史載列貞婦保孤嗣宗其道烈烈者正吾今日之志吾幸有姑庇依忍安孱弱而墜先緒也即謝膏沐絕容飾衣粗食糲宵晝紡績不知有寒暑操鉊荷鎛與奴共力畦圃孺人曰吾姑素享華整

食飲不茍易一旦失子變味其將不堪每具食羞列柔嘉碩人甘之孺人意始愜也孺人形勞日甚或勸曰女大贅壻扶家孺人曰未就木畏禮勿犯家固不恤也繼稍長孺人教讀孝經教讀小學論孟教讀詩傳日講發其義教為詩教操縵治音年十二遣從故老碩德道遠以麥粉作餌俾擷之俟饑暮歸課所業煢煢孤燈母子相依倏不知夜之過半也教三女立行長適范文正公宗孫昭次有歸殁次適貢元劉政政與昭皆早逝二女

秉志光振風節碩人年九十四而終初孺人喪我先君哭之有時若敬姜哭碩人哀慟踰節目遂成疾孺人端凝慧達臨事有明斷始先君在濟南孺人與俱國令初新民俗未變郡長迂懦大將出師臨境需用百出先君晝夜應事孺人裨助籌晝不失機宜先君處之裕如政令章著也孺人持已待人忠敬醇一每祭祀必繫養供俎實齋沐承事翼翼盡誠孝雖年老終歲未嘗近外庭姻戚若不與交游者然吉凶賵遺而禮厚獨先也繼配

簪纓故家金氏女孺人臨教甚恩採摭經傳為女範者數十條授之俾習為規撫教諸孫尤篤曰痛若翁不及見汝曹成也孺人之德宗姻法之鄉黨化之郡縣以聞敕御史旌之永樂二十一年孺人享年八十有一十月十一日卒明年十月二十日葬吴縣薦福山之茶塢孫男五人宗配陸氏寛配施氏宏配王氏宣配郭氏完少女一人歸謝璜曽孫男傳儀仁女二人其與婚者皆名族嗚呼我先妣孺人之殁也繼睍隕心喪不能自主痛

念大德昭播當世無文示後以告子孫不孝之罪深酷也忍死以述聞見者勒諸堅珉而翰林侍讀沈公題曰皇明節婦吴孺人之墓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王氏二良墓表 梁潛

義烏王氏兄弟二人長叔盛次叔雍皆有美行而不得其壽以卒卒又皆在京師既返葬其弟稌以予嘗與其父博士君善也以其所自為狀及銘走書京師求表其墓且曰二兄有老母髮種種然有子皆幼弱今其墓纍

纍並塋一原上過者無不流涕為王氏悲哀此二人幸
先生辱睨一言非直以著不朽庶幾老母弱子望之以
攄其哀也予悲二子有可哀者按其狀叔盛諱甚自少
讀書穎悟絶人既長機敏好謀畫慨然有遠志然與人
交恭謹退下恂恂然人遇之非禮弗較也應門禦侮公
私百端酧接謹密鮮有敗事故起家至多貲甲於鄉閭
卒年三十八叔雍諱甚氣和色夷通敏秀朗讀書日數
千百言經史百家無不究覽擇友而交遇勝已者必思

與之齊乃已常一至成均就其從叔博士君學見者莫不敬愛卒年三十一二人之志雖少異而敬身接物皆同至於事母盡其孝處兄弟盡其愛又二人天性然也於乎二人同出於王氏同不得壽以卒卒之時又同蓋永樂二年夏春間相先後十日耳夫古今才不多見況並出一門世所謂機雲二惠者二子於此豈異乎哉昔人有所謂三良者予於二子亦謂之二良乎是可為王氏痛也王氏自五代時有節度使諱彥超者由會稽從

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望族元石硤書院山長諱炎澤者其高祖也曽祖良常山儒學教諭祖裕考綸皆隱德弗燿國朝官至翰林待制兼修元史總裁諱褘者則其從祖也夫上以承其先者二子之志為無忝矣則於壽天又何足較哉書以碣之以徵夫來者

彭氏義阡表 王直

彭氏義阡者瘞彭氏之死於義者也當元之季豪傑並起推埋剽竊之徒亦相扇為亂龍泉羅邦其一也彭氏

居邑之雩溪世為仕族於時有文遠者英偉有才略卓然為一鄉之望歲辛卯賊勢浸盛官軍不能制乃散財發粟集義兵以保鄉里賊頗畏之壬辰江西行省叅政綽班薩里開分省於贑州命張萬戶守龍泉許辟署從事張辟文遠為護民廵檢叅其軍領民兵守北門賊引衆及城下張與文遠屢出戰不勝因閉城堅守以待救癸巳春城中食盡且無援張夜率衆棄城去文遠殿舟至螺灘賊追及合戰衆饑困不能支勢且北文遠使從

弟大遠馳騎請兵於吉以圖興復率敢死士大呼奮梢入賊中欲刺邦不得殺數人賊亦攢槊向之文遠創重遂被擒大遠走告吉安總管為移檄泰和同知楊某使以兵復龍泉兵至境大遠為前鋒踰章村河渉南洲河會風雨大作河水暴漲兵大半不得渡賊以衆蹴之遂擒大遠兄弟同日死於賊是年三月十一日也賊既得志憤彭氏倡義圖已其兄弟子侄有先在軍中或竄伏田里者皆捕而殺之自文遠而下凡十九人又婦女二

人我太祖高皇帝既受天命削除僭亂以興太平彭氏族屬之存者休養生息今七八十年日以繁盛蓋詩書禮義之澤未艾也然其老長閒居族坐相與談向時事未嘗不慨嘆文遠兄弟之英風義烈且深念夫死於其難者之無辜而皆不能歸葬或無以嗣其後蓋盡然傷之嶷文遠之再從曾孫項城令仲恭甫之賢子也聞諸老長而有慨於其心乃即雩溪大塘口之原開兆域營家壙倣禮各為木主以宣德三年七月望日招其魂而

塋焉又以項城命置近田九畝以供歲時祭祀曰死者有知庶幾能安於此而無所恨矣嗚呼喪亂以來姦宄縱恣善柔多隕於非命有能奮勵以討賊而舍生取義如文遠兄弟者誠少矣雖曰有之其宗族兄弟有能興哀於既久之後而為之歸使祭奠有所如嶷者亦少矣然則彭氏其誠能篤於義哉是皆可表也嶷來京師因其姊壻督府經歷項斐求予言欲為之書使歸而刻諸石凡塋者之名諱次第則備載於碑陰

## 劉子欽墓表

錢習禮

景泰甲戌十月十有八日予友劉公子欽以疾卒於家明年乙亥正月八日其孤本祔公於金牛臺先塋之次既求郡守張侯瑄為銘以納諸壙中復奉事狀踵門謁予文以表於墓上狀稱劉氏先世本沛人唐末有諱崇者仕於袁州刺史樂其風土因家焉後自袁徙吉州之永豐灞上又自灞上徙吉水之常海故今為吉水人公諱敬字以行曾祖考學翁仕元為恒山知縣祖考竒登

至治癸亥進士考李道國朝以薦起為起居注遷浙江按察僉事廉介有聲母曾氏昆弟三人皆傳家學公獨資稟超邁志於用世自少嗜學研覃經傳領額不少休落筆為文動有思致儕輩推服郡守朱仲智聞其名舉補郡學生月試李考以及上官合試羣士第其文名往往出人右大見奬異聲稱出等更益刻苦自勵永樂癸未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甲申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登曾棨榜進士第時所取四百七十三人太宗文

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公在選中賜名庶
吉士俾入文淵閣日講中秘書以增益其學食於大官
月給膏燭費燕閒之頃上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
其學激勵而期待之者甚至朝野之人竦然謂上作新
人材以大興文治士君子曠世竒遇交口歆豔不置公
與同升之士人人感奮夙夜淬勵以圖報稱時母夫人
在堂無恙迎至禄養於京鄉人榮之母歿奉柩歸襄大
事執喪盡禮服除入翰林預修永樂大典上愼刑辟以

重惜民命乃簡授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折獄多所平反被其理者自以不寃亡何累坐謫戍廣西南丹困阨中處之裕如無幾微隕獲之態人用高之仁宗昭皇帝嗣位命廷臣凡經術之士謫居戎伍者舉任教官榮時為翰林學士以公應詔起為臨江新淦縣學訓導教有師法生徒多所造就歷陞福建湖廣應天鄉試去取精當物論帖然無譁歲滿力請致仕以歸卜居於郡城之西命其燕休之堂曰容菴人因以為別號遠近學者聞

之欵門而問業者麇至公之教人因其材質以訓迪之始終無怠意人故樂受其教若工部尚書文襄周公忱翰林侍講學士周叙太常少卿鄭雍言國子助教羅伯初廣西按察僉事劉長吾皆出其門其他名薦書職教事者不可遽數常時足跡未嘗入公府惟事干政體及表貿厲俗即入言之守貳皆見聽用晚而文思不衰四方有來求者應之不倦人遂所欲而去曠達之懷老而不改其度故舊及門尊酒相歡意豁如也卒前一日出

應賓客笑語如平時是夕漏下四鼓奄然而逝生以洪武戊申十月四日壽八十有八元配曾氏繼配羅氏王氏張氏皆踐婦職以順承公志子男一人本也女二人以妻曾希益周啓孫男三人女三人皆幼嗚呼予與公生同邑學同志少而往還相好壯而相繼登朝老而先後謝事以歸慨念江鄉者舊凋落殆盡思欲追往時會聚之樂邈不可得冀天於予二人者少假以年得從公於青原白鷺間嘯傲林壑共佚其老豈意公先棄我而

逝哀豈能忘於情哉天之降材於人必將使之見於用世以達其志夫何公制於命材弗克施而志有未就佑善之天其不可必若此哀豈能忘於情哉且生而不大顯於時歿而無傳於後其何以為為善者之勸用列述公之材志學行俾刻諸冢上之石非惟噭公於地下永昭示於後之人焉

## 祝先生墓表 周叙

括蒼祝先生既卒之二十年其門人鎮江儒學訓導潘

君華具行述造叙求表諸墓今刑部侍郎薛君希璉前為監察御史時亦數以為言盖皆以其仲子濠之請也叙永樂甲午先生主試秋闈所取士且素與先君子職方府君厚善其謝事而歸也叙嘗率諸門生交游祖送之今不復作矣追感疇昔不能忘情則墓上之文何敢辭按狀先生諱金字廷心姓祝氏括蒼麗水人居官橋里世有衣纓曾祖某祖亮元處州路經歷父彥方安陸同知先生資性淳厚幼不妄語九歲通小學論孟書甫

志學盡讀諸經旁及子史年十八不遠三百里師事太史金華宋先生景濂逾四朞學成始歸宋太史甚嘉與之洪武甲寅同知翁與郡守臨安郁公斌偕坐累謫役鳳陽先生即從故里携資装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死者相枕籍郁無他子弟侍側疾革托以身後事既殁先生為經紀歸其骨於家已而同知翁亦遘疾先生日奉湯藥夜則稽顙籲天洒泣悲哀求以身代翁瀕危數四時盛暑衆莫不勸豫治喪具逮夜將半翁忽大呼曰

金何在於是絶而復甦人皆謂先生孝誠所格已而翁遇寛恤恩復任遂引年致仕既歸感末疾弗能起先生遍求名醫乃調膳饈侍寢左右衣不解帶者七載如一日父殁哀毁逾禮母夫人懼其傷生越四日強之食乃啜粥治喪不用浮屠塋祭一遵朱子家禮寢苫塊三年哭泣之聲如初喪其奉母夫人也備極甘旨之養母殁哀戚之情一如失怙凡親平生所嗜終身不忍食遇忌辰必先期齋沐致祭畢哭慟不食者終日其至孝蓋天

性云處兄弟極友愛仲氏嘗求異居室廬田園從所擇
略無難色鄉有豪横恒假虚詞肆誣構者先生正言反
覆導喻之其人卒化服郡邑兩舉孝廉不就築室白溪
山中自號蒙山處士有終焉之志久之與仲俱被徵仲
氏應詔授秦府紀善先生以疾固辭歲己夘郡守劉仲
廉邑令周文玄屢造謁其門强先生分教麗水邑庠不
獲已乃就至則周令特為構樓一區處之環樓植竹萬
竿乃更其號曰萬竹山人端居講堂嚴矩度勤誨訓解

惑析疑隆冬盛暑弗懈由是人才輩出盛於昔時久之改江浦教諭邑居大江之北學舍至壞漏不可居先生修葺廢墜教育之方視麗水益加永樂辛丑滿考乞致仕從之先生學問該洽操端識明每賔興之歳藩方爭聘為考試官所歴四川河南江西福建皆稱得人而江西尤盛平生教學者以持敬為主雖謝事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家廟肅揖一月之朔望必造先塋拜掃鄉黨宗戚相過者未嘗以耄疾辭所著詩文有聆癡等

集若干卷皆温淳雅正類其為人其生以元至正乙酉四月二十三日卒於永樂癸卯二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卒之歲十二月庚辰葬鄉之良山祔祖塋也配包氏元封上黨郡侯岐山之女有婦德先君十年卒子男三人漢濠淵孫男六東楠柴芬橰桐曾孫男六端淡壁然二幼未名於乎孝百行之本敬德之聚也先生學行卓卓皆足為世儀範孰非事親之孝持身之敬之所推乎其學信有源委哉且潘君之屬予言也惓惓至十

數往返不厭其篤於師若此亦足以知先生之教矣是皆在所當書者遂次第之如右俾歸遺其子刻之以識永久焉

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袁公墓表 李賢

士生天地間有遭遇明時而不得見用於世者有見用於世而不得見知於君者有見知於君而無才術以顯其名者有名雖顯而不能保全始終福壽俱隆者今之君子兼而有之者吾於尚寶袁公見之嗚呼休哉公諱

忠徽別號靜思前人世居南昌至七世祖子誠仕宋累官刑部尚書南渡時扈蹕家於鄞六世祖芳為吉州泰和令高祖鏞咸淳進士為宋死節曾祖澤民養道不仕祖士元為元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父珙國朝太常寺丞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母倪氏封恭人公自幼穎敏神氣異常讀書強記童丱時已能詩文凡名士鉅儒一見知為大器太常君精於風鑑公得其傳文廟在潛邸時聞太常君名以書幣召之公隨侍文廟見公論相大

喜賞賚甚厚尋許歸家未幾高廟崩建文嗣位信任非人猜忌宗室文廟不安因有靖難志召公問之對曰天命有在誰能禦之奉命纂人象大成書以獻賚予有加壬午夏文廟入正大統首遣使召公父子至官其父太常丞且曰忠徹臨事有斷制所言多驗特授鴻臚序班賞賚殊厚公入謝曰陛下當畏天脩德偃武崇文率由舊章振肅綱紀撙節財用明慎賞罰禮貌大臣黜陟臧否用臻太平之治並賜嘉納尋知公在戎籍即令兵部

蠲之又嘗勉公進學公以務冗對遂陞尚寶司丞且曰此職有暇可親詩書公退而感激不忘庚申改中書舍人已丑春營北京公扈從既至日與大議復遣中使召太常君至父子相隨出入禁庭尋容遣公乘傳看楚王子重疃公還奏無他異庚寅春以公父高年優賚遣還公扈從北征既還上屏左右從容密問大臣優劣之狀武臣丘福朱能張輔李遠陳懋柳升薛禄文臣姚廣孝夏原吉蹇義金忠吴中呂震李慶方賓公一一論斷以

對上曰御所識鑒正合朕意是歳冬太常君卒賻塟加
厚公奔喪塟畢詔起復之癸巳春扈從至北京甲午春
復扈征衛拉特乙未夏上謂公曰東宫不聞教子對曰臣
聞古者不親教子冝選文學老成之人以輔導之責其
成遂選儒臣儀智陳山等日侍講讀丙申春秩滿復尚
寶司丞特加賞賚戊戌春召公至便殿示以進陞之意
公固辭以父未有贈官即日召吏部贈其父官賜誥命
公益感勵進相書機要丙子陞尚寶司少卿恩典稠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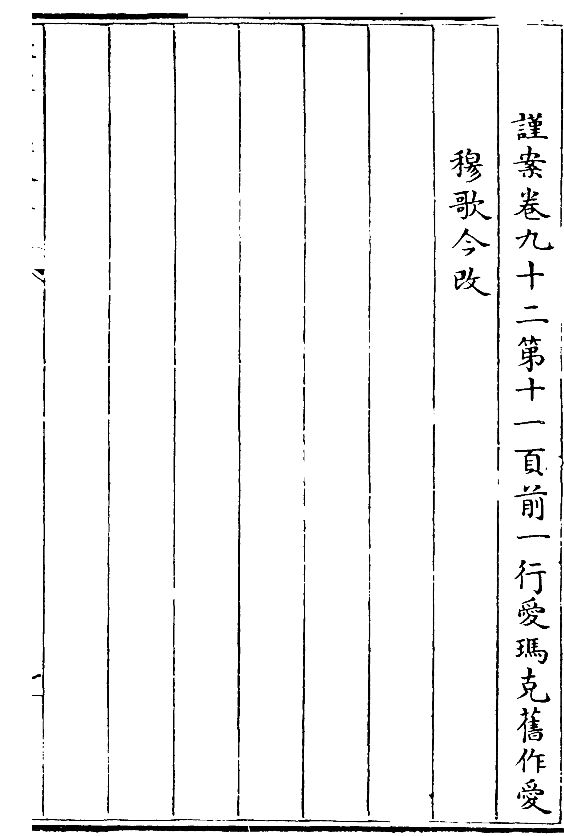
莫與為比壬寅春扈從北征公言利出東路上不從洎
還軍在東者果大獲復觀將兵者得利已而捷至每從
征所言無不驗者仁廟登極待之尤厚賜誥命尋賜還
家燎黄省視宣廟嗣位召至京宣德改元丁内艱不獲
奔喪詔以從子代還襄事一日見上容色曰宗室人有
謀上之意七日内果有報漢王反狀者公扈從徃征之
既還受賚彌厚甲寅春得展祭之請乙夘春今上嗣位
公入朝已未夏懇乞致政既得請南歸傾朝縉紳祖餞

都門外公之術竒驗於文廟者不能盡述若公效忠讜論則人不及知者甚多如終大孝之情而慎密機事論養賢之實而贍其取給乞賜孔氏玉軸之誥歴言遣使取寶之非議武職宜准終喪諫服藥勿信方士如此之類皆有人所難者休官居閒二十餘年忽遘疾顧其子曰死生常理吾何憾惟信誠忠厚可以立身汝宜勉之屏藥端坐而終公生於洪武丙辰十一月七日卒於天順戊寅三月三日壽八十有三娶邉氏累封宜人先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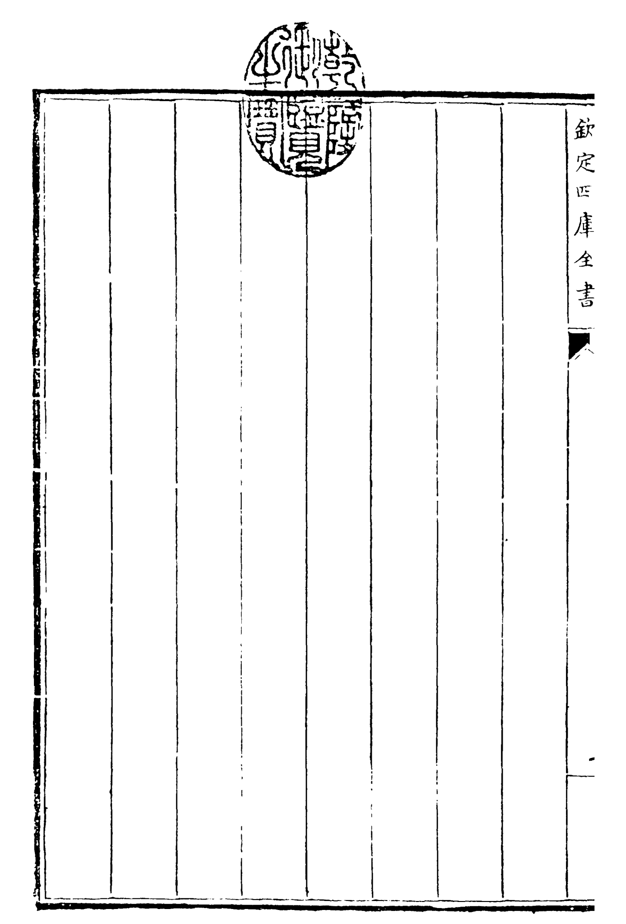
二年辛子男二長應麟早殁次應驤鴻臚寺序班女七長適泰寧侯子陳鏞次適都轉鹽運使金達次適光祿寺卿子井醴次適寧波衛指揮萬全次適行人司副金亮次適昌國衛指揮武銛次適王適孫男女各二應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與宜人合葬于前郟山之側前期奉狀以治命來請表其墓公為人慷慨有大志不隨流俗正論毅然不以利害少沮與人交洞見肺腑不立町畦見人患難惻然力援傾囊不惜理有不直者面折不

少借其致政也聞朝廷出令之善用人之當則躍然而喜有不便於民者必憂形於色此其為人豈特風鑑一事可稱道哉所著鳳池吟藁符臺外集若干卷

明文衡卷九十四



謹案卷九十二第十一頁前一行愛瑪克舊作愛穆歌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謄錄監生臣李士勲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九十五
　　　　　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四十八 集部

明文衡卷九十五

明 程敏政 編

哀誄

哀志士辭 宋濂

奇雋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録金之

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賞所謂奇雋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懨懨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畧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羣書且善於文辭尤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脉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

斷獄文峻網密絲毫不相貸雖招人怒駡不恤也性疎宕不脩威儀貴人延客慁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衆雛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髙氣又不能從俗俯仰其枯槁憔悴流離頓踣一假詩以鳴雖困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慁往見之獻能為設美饌慁放筴歎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饑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

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才胡不汝騁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甡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

闕閺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鈔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令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刋修之際汾在傍則蓄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秉筆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於有司譖左相半踰年不能决右丞師中遣束

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叅知政事薩喃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餓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忼慨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豈伊羣兒所堪檝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丘明

雖思其文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僣我視我觚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華山貍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絶人或戲取市家日歷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為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辯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

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為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罷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

陋儒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迴之氣盖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黄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鬬靡一物不知吾儒所恥獨立千古上遡寥絶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别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遥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廵行河南搒掠贓吏風采凜凜蔡州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馬牛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

罪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寧

相侯革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於翰林修撰累

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北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

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溪谷中不可勝算諸將

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

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

文甚奇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

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

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

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强將指出巡面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萬即折才豈止斯兵莫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脂式章有髯如戟妾婦之為我俗之昏

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人

雷琯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琯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琯徃送之信陵擕酒酹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疋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竒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徙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黄河洛

陽三門析津至邳之源雀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爇草敲冰兼以關輔大饑秦民死者相枕藉琯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琯去不知所之辭曰

北風決決海水為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苦來自西北短衣匹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

九重會莫聞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
箭商顔有芝曄曄䔅䔅可以葆神可以樂饑長徃不返
誰甘幽深赤日在天庶明我心

商節婦誄 胡翰

商先生淵之妻以兵而死於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而
景濂又哀之以辭皜皜乎白於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
天下之大義億兆人之所同也而於眇女子見之君子
從而與之曰節婦列其事而不原其心則余不可以無

言矣節婦之心何心也得之於天而人不與力焉良心也良心也者在臣為忠在子為孝在婦為貞而臣也子也婦也發於其心之所不能已者所謂義也故忠可教孝可訓貞可勸而不能必其果於行唯其不可必奮而為之所以行吾義也故君有不得於臣父有不得於子夫有不得於婦而非教之所能為也百乘不足以為貴萬鍾不足以為富一日不足以為短千歲不足以為長而於名非有所計也以教為可成名為可榮此君子之

論也天下之事出於議擬者患不能致果利害之際一髮不容不幸而動焉其心二矣故天下之士砥志礪行臨事而摧衂者多矣而名節之美著於尺籍編伍之人出於人之所不虞又其著者則窈窕婉孌閨闥之秀而確乎其不可奪毅乎其不可回若節婦者是也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寶耳女婦耳一旦奄至於邑而淵之家骨肉不暇顧為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汙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於死而得其死義也自靖而已自靖也

者心之所安也節婦亦得其心之所安而已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往往有之吴履之妻死於自溺賈誠之妻死於自溺姜氏之女死於自刎童氏之婦死於自刎張氏之妻若女俱死於自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者數人何其烈哉吴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儒者於家有所聞習之有素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重可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圉一旦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之其

幼方笄又及而死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大理之在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不可易無富貴貧賤等耳生不愛其身死孰計其名無所為而為之者也自夫人之沒今二十年矣唯宋氏謝氏嘗有列其事而見於紀載者他固寥寥然矣余於是取之附著於此其居不同鄉其生不同族其死義之心一也天下之為人臣為人子為士君子者誰獨無是心其可徒歆動於節婦之風哉余雅辱交於淵故著明其義為誄以泄其哀思焉

節婦名真張氏與淵皆嵊縣人誄曰
有猗者蘭兮繁霜其悴之有瑳者瑀兮烈火其𦶜之雖
則𦶜之彼則遂之固天也畀之
師山鄭先生哀詞　汪仲魯
師山鄭先生名玉字子美隱居講學善為古文或以黃
犢駕小車人或笑之識者奇之嘗構精舍於里之師山
其堂曰三樂踞岡為軒曰極高明集諸朋游討論春秋
筆削之旨為之註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

臣薦遣使以翰林待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東書就道道中疾作遂還山適大軍駐吾新安遭謗捕入郡不屈而死卒以節義顯名列史傳仲魯辱知愛者每過山下仰睇羣峰遺趾如昔草樹淒迷豈勝悲慨抽辭哀此敬酹一觴其辭曰

遡練溪之寒瀨兮睇師山之崇崇仰三樂堂之遺址兮森莽莽之荒叢念昔松篁茂鬱兮與堂構之方新友朋紛其來集兮濟冠佩之如雲繄先生之剛直兮懼師道

之莫立也申義利之辨兮謂聖賢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有成釣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疇而偶耕方遊息而玩樂兮適四海之霆驚詔倏降九重兮徵待制於翰林宜弭亂之有策兮闡治教於來今曷半途而遽疾兮返乎吾故鄉豈終不能以有達兮孰若遂初心之遁藏慨浮雲之萬變兮亶不可測也名匪為身累兮義之歸乃吾責也情沈鬱而靡申兮蔽而莫之白也從容就死兮吾心安而理得也吁嗟先生既往兮節

義昭猶日星名存史冊而不亡兮粤千古而彌馨徘徊

玆山兮搔草木之羣榮酹清觴而灑涕兮惻林鳥之悲

鳴

## 夏尚之太史哀辭 有序　　撫伯衡

我師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類輩復官王朝

太史夏君獨以老病乞歸且歸會遣使分道搜訪元史

乃强君如江廣君辭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

年冬十月十二日則卒之歲月也君名以忠字尚之世

家袁州宋孝成恭后父族也曾祖自得鄉貢進士受業
番易陳克齋先生先生師徽國朱公其所輯問答語錄
世傳焉自君以上皆世其學君蚤有譽於鄉年四十餘
始用襲封衍聖公克堅薦授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正
危公素之治田雄霸辟君以為副轉惠州教授改涿州
照磨丙申秋燕都開設流寓科君入就試中其科擢翰
林國史院編修官調國子助教遷太史院都事方君田
雄霸時伯衡北遊得一見君道上不聞問垂一紀比相

見南京情誼之篤乃若久要者間嘗語伯衡曰吾自分老死於燕不復上先人丘墓去家時少子正年甫十二荐更喪亂家燬母又死無誰為教恒恐其失學隕先緒令名在俘籍不能即死誠可愧然聖恩寛大旦夕且得歸守塋域教子讀書以終吾餘年可謂不幸之幸哉抑吾平生好為詩多至千百篇兵後片楮無復存今雖耄矣歸訪故老於山椒水澨追惟疇昔江山人物睠焉若失悲思感慨托聲詩以寄吾志亦安能已乎行當録以

遺子予為我序之則我盛年之作雖不得齒猗那清廟之什而吾衰莫之詞或者得與麥秀黍離並傳焉嗟乎言猶在耳而君竟死矣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乃為楚歌以哀之辭曰

嗚呼夫子之好修兮胡遭時之棘艱飄風忽其烈烈兮白日薄乎西山服南冠之峩峩兮旅膚敏以南遷包羞而競進兮既非余心之所安歛退而自放兮又縶維而莫余捐奉赫赫之明命兮備使价於炎方凌大江之浩

淼兮道忽經夫故鄉萍之川兮湯湯衣之山兮蒼蒼山
川宛其如昨兮何世故之不常問遺民於舊墟兮慨星
辰與木霜思少留而弗獲兮遂悠悠以南行歷大庾之
嶔嵌兮泝瀧水之硃砰雀與莽其翁薈兮羅蜮穴而滕
腥神惝怳以内傷兮氣欲舵以外嬰曽日用之幾何兮
竟魂釋而蜕形嗟夙志之莫申兮即長夜之冥冥亂曰
芝為蓋兮槿為輔仍于陽兮羅浮層城慌惚兮阻以修
不死之藥兮矧可求羌奚為兮海之陬颶轟轟兮為霆

為雷叢薄黯黲兮有蛇兩頭海之陬兮不可以久留寃
歸來兮無離鄗㫐汝髮兮卧龍洲洲之上兮鬱松楸寃
不來歸兮使我心憂

弔唐應舉文　逵雨

先丹崖而死濠兮余不知其萬一後衆人而弔丹崖兮
慨予懷其孔盡咸胥亂以自底於亡兮鮮斯人之靡忒
心正直而守經兮寄粗糭於豪墨既謫佃於中都兮敢
外耕以為食擯長裾而短服兮雜野處之恒農寒雨泣

澀肌皺兮炎風扇毒而乾中悲天命之困窮兮萃多屯
於厥躬韋柔不能以覬免兮胡剛儇之可容彼貪婪而
獲戾兮不自覥其憧憧餘賄賕於胠篋兮傭彊予而猶
豐顧吾室若縣罄兮瀕百死抑何愆祿固不充於區釜
兮既乃深於九淵篌祥鸞而就瘐兮肆跛鼈之蹣跚思
古人若或有之兮豈今玆之惟然幸不汙於掩骼兮予
函骨而南還庶情事之既衰兮又將萃其遺編抑丹崖
其不死兮文幾絶而復傳孰幽明之道阻兮諒斯言之

不可宣

哀唐衢辭 有序　王達

唐衢韓公退之同時人也性耿介落落有大志不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其所負衢於學發憤研究不少自廢洪累舉不中人咸笑之衢則不以為意也衢能詩詩多悲思激烈而感創讀之使人慨然有動於中衢往往見人文章有傷激者必大哭涕泗滂沱而弗能已每與人言論既别發聲一號音韻嗚切聞者莫不為之酸鼻人皆

以衢善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獨退之識其人贈以詩曰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匭函朝出開明光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退之之意詎非以衢之才適出一世而反不逮乎瑣瑣者邪樂天亦有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悲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而同悲則樂天以誼之才方衢矣舊史附衢於退之傳後新史則又削之何君子之命薄者有若是之不偶哉吁有

人負奇材如賈誼當世既莫知之後世又莫知之不既深可悲乎俾無退之樂天則天地間空生此材矣是以君子貴成人焉天游道者讀退之樂天二詩深嘆衢之不偶作哀辭於千載之下炷香盃酒酹衢於千載之上仰天大慟衢其知邪淒風西來吾知衢不能不知我心也辭曰

蘭生於幽谷兮為衆穢之所翳玉產於崐岡兮以碔砆為同類匪良玉之靡良兮寡不能敵衆嫭之聯勢衆勢

之聯兮固已容比而難攻此芳馨之潤潔兮幸不掩於匠目之與春風衢乎衢乎爾材雖奇兮何造物之靡通但千載之下識衢之弘闊兮頼樂天之與韓公世之嫮婀讒嫉擠人於極地者讀二公之詩兮烏知其不額泚而心悽

弔國使王翰林文　張紞

皇明建號之五年洪武壬子羣雄耆定光嶽混合乃睠西南獨阻漸被詔翰林待制臣褘為正使往諭之時雲

南元之庶孽梁王與漠北通王聲勢相倚既聞命依違不決越明年冬有使自漠北來待制公遂遇害又八年辛酉天兵南下踰年壬戌雲南平平之日紞備員政閫至則詢公之遺事知梁王禮貌公暨沒後棺斂言與雅克德濟合且知梁王柄臣達爾瑪特加愛重距難前兩月匿公於春登楊氏庀之盡力比北使刼以危言始不克救及蓋棺時土人用浮圖法輿至地藏寺北漏澤園或曰小南門外祝之以火舊謂瘞大佛寺後者非是今再

閲十有五年為歳之丙午第二子紳仲縉來訪公殯思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陵谷已非蹤跡無以致其情慨乃至就畫之所撫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紞弔於次仲縉泣且言曰紳在襁褓先子已去家後有書自普定來以續大事記為囑乃此行絶筆悁悁在心竟不得接其影響痛哉天乎夫何不孝至於此極也紞謹以禮慰之曰先王之制即遠而至於墓送終之事盡矣故致孝者不於其體魄而享於廟廟之有主神之宅也今

子迎神以返於義爲得況青春受謝白日昭只公之魂魄必有已散而未盡者及此時而招之宜其感而遂通不遠伊邇子又何恨仲縉因以公之家乘見示且請更有所言竊惟公以文名擅海内早歲薄遊迄無所遇此非才之不足也顧其内介而外方者有以齟齬焉其道難進其節不苟非養之有素者不能如此是以一旦涉異境蹈危機奮不顧身聞命即行與顧婢子語不能休者異矣當其鑿空而往跋涉畏途猶拳拳焉以續大事

記為念夫大事記乃尚論古人賢否得失之言也書法精審炳炳如丹然則公之自處又豈有不審者哉故或人雖加蔽匿而義不苟免卒慷慨就死蓋公之致身委命不在於臨難之時而其平日固已判然於胸中矣嗟乎事之不偶乃期運之未至或機會之難合君子固有幸不幸焉若遽以成敗為優劣則蘱屬國有媿於陸賈顔魯公與終軍不可同年而語矣其可哉紞既弔祭遂中之以文曰

訪前修之遺烈兮在西南之天涯路湯湯其修阻兮䰟杳杳其曷追羅蕙有與桂醑兮集衆美以為儀藉芳馨以比德兮庶英爽之在兹公之貞潔世所信兮琢白壁為肺腑濯江漢而暴秋陽兮肯自浼乎塵土製雲霧以為錦兮又重之以黻黼擥星辰以耀芒兮宇宙軒豁其在手頋食焉而弗避兮斯大義之所存載使以馳騁兮徃振策兮南雲嗟期運之未至兮遇豺虎之狺狺彼徒知爪牙之可以逞惡兮又安知天命之維新人固有一

死兮死固各以其仁惜芝蘭之見兮終腐朽於荆榛委蟬蛻而不顧兮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兮引翕赫之霓旌逐飛廉而東騖兮歷倒影以憑陵過蒼梧之曠漭兮謁重華而是正愛傅說之有託兮亦徘徊於箕尾望故鄉而掩涕兮予豈能獨眠夫山鬼吁嗟歸來兮公不可以久留悵猿吟與鶴飛兮兩浩蕩而難儔將速返於故居兮寧爾宇之深幽有子有孫善繼而善述兮長致享於春秋

自述誄 王偁

王偁字孟揚其先東阿人宋寶元康定用兵西方士有沒於元昊者王氏遂為西方人元有天下其地最後附賜姓唐兀氏高祖王父某從下江淮授武德將軍總管鎮廬州曾祖王父某祖王父某相繼襲爵改上千戶沒俱葬大蜀山下先府君某當搶攘以材用薦者調民職廬州路治中歷江西福建行省郎中至階朝列大夫潮州路總管當時稱廉吏第一人所涖政績卓異字惠小

民攘剔豪右禮賢士植綱紀民奉以祠元運改旺度時不可為浮海去之道閩閩父老遮留退居永福山中為黄冠服者十年朝廷聘之恥為二姓臣遂自引決嗚呼是時倆生方六齡家毅然壁立太夫人守節自誓艱阻備嘗手疏先君之蹟與古今豪傑大略教之外王父姓劉氏諱某由宣文閣博士出僉閩憲再召入為秘書丞没王事贈嘉議大夫福建行省叅知政事其學淹貫靡不究博古好雅翰墨之妙絶當世倆不及見之閩先正

聞過齋吴公學行醇偉為士林望與先君交誼相與也

先君没時屬倆夫子教之第末弱冠夫子没倀倀罔依歸賴外王父遺圖書手澤多杜門自研礪少多病負笈者三年莫臻其至弱冠入庠序與陳君從範游陳丞入

聞過夫子室獲其指授懇懇汰其瑕礫示以瑜瑾一旦如發蔀矣洪武庚午賓興嵗領薦方去海濵觀光上國

會試禮部不利例入國子處縉雲朱先生館下日求齊魯士與談訪其遺風及四方之賢者而私淑之上表陳

情乞終養高皇帝憫之南歸越震澤徘徊吳會閒不敢
留越侍湯藥膝下始冀收其實而從範已物故閩故老
亦凋剝殆盡四睇眦落無可與語晚得晉昌林誌相與
論學假以柯範抗顏為多暇則窮幽極深徜徉物表趣
豁如也未幾太夫人捐館舍嗚呼居喪不敢逾禮既合
先君塋廬墓下者六年永樂初元以推轂者至京師待
命黃閣因自陳願處學校勵人材不允授從事郎史官
翰林檢討進講經筵以文字供職時錢塘王洪擅詞垣

與同官一見過相推重勑修大典萃内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毋慮數千人濫竽總裁之列大將軍英公覆征交阯辟居幕下於是泛洞庭浮沅湘歷九疑弔蒼梧徼兵南海既而窮象桂道五管觀師於日南九真之交時有贊勷大將軍待以為揖客歸仍守其舊官先娶鄭氏新安人前名御史潛之孫女先卒再娶薛氏閩故族孝養於姑貞淑内得其亮生男一人振女子某一人其次男拱女子某一人側室李氏出也此族系出處之槩少

鋭志於有為毅乎思凖古以馭今而用弗以施學雖服
羣聖獵百家窮幽明亟於聞道而質淪蠢杌遇登髙弔
古慨然發其悲壯愉樂一寓於文若詩而辭愧士苴其
為人則似齪而容似傲而恭家貧而心樂身困而處裕
然疾惡太過遇權貴不能俛眉下之任情以直不能骫
以徇人成功此其見短於世也見人善不啻若已有之
雖匹夫問未嘗不竭以盡與人交内外莫敢攜此則自
以為長焉若夫侘以為終身之憾者亟失所怙哭吾父

幾不能生粗知學而哭吾師如哭吾之父焉未幾哭吾友如哭吾之師比得祿而太夫人不逮養有子教之未立荷兩朝之恩而莫一舉報嗚呼況茲身縈縲絏西山東陵淆而未分孤臣之號庶女之慟南音之戚梁岼之章孰為發之日者以支幹推定人禍福生死謂吾年日皆庚迪於丙歲在閼逢麗於鶉火其弗延矣嗚呼其果然邪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晝夜之理吾曷念之因述其系而極之以呼天之辭用自誄俾後之為烏鳶

爲螻蟻在陽侯在回禄或返其遺骸或招其䰟䰰或藏其衣冠庶令有考者憫其志而哀之焉辭曰

予概觀夫古之人怙材者恒困於弗施志大者唯顛頊之屢躋嗚呼孟揚矧爾之古之才而尚其志焉得不竒於時而誘於戾爾貿而君爾貿而親嗚呼誰其白之悠悠蒼天

明文衡卷九十五